绝代名妓

顾汶光

0030404

2 034 8958 1

绝代名妓

顾汶光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一九八五年·贵阳

内容提要

本书包括三个描写历代宫廷帝王生活的中篇小说，格调高，文笔美，兴味盎然。

《绝代名妓》写宋徽宗厌倦了后宫的三千佳丽，爱上名妓李师师。师师以冷对热，保持了人格的独立，使皇帝赵佶束手无策。他荒淫误国，沦为金兵的俘虏。她却为殉情殉国付出了生命。这个哀婉凄艳的爱情悲剧，令人掩卷深思，抚膺长叹！

《梅妃怨》写梅妃与唐玄宗、杨贵妃三人之间错综的爱情、矛盾和斗争，但绝非庸俗地描写三角恋爱。英明果断的唐玄宗因荒淫而沦为昏君后，不但酿成了安史之乱，几乎国破家亡。杨贵妃也被迫自缢于马嵬驿，而梅妃也结束了哀怨的一生，葬身于梅树之下……

《清宫风云》发表后，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，受到了广大读者的高度评价。太平天国起义前夕，道光皇帝自知老迈将死，准备册立太子。于是，四皇子奕䜣与六皇子奕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夺储之争。大臣、嫔妃等也卷入斗争的漩涡。各种阴谋、倾轧层出不穷，知识性趣味性并重。

绝 代 名 妓

贵州省文联文艺图书编辑部 编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（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）

贵阳新华包装印制公司一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8.625印张 176千字

1985年9月第1版 1985年9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10115·653 定价 1.50 元

目　录

绝代名妓 …… 顾汶光（ 1 ）

梅妃怨 …… 顾汶光（ 75 ）

清宫风月 …… 顾汶光　顾朴光（158）

绝代名妓

李家有女初长成

不知是看见了什么，枕畔蹉伏着的小白猫忽然凌厉地叫了两声，随即扑下床去，脚底柔软的肉垫在她脸上轻轻点了一下。

李师师被弄醒，倦意仍未全消，懒慵慵地躺在床上，一动也不想动。窗户开着，熏风透过帘外的竹林蕉丛，拂过面孔，已带了几分凉意。夏蝉吱呀呀鸣个不止，单调而乏味。日头已西斜，阳光照在屋角的那盆盛开的蔷薇上，艳红的花儿更显得璀灿耀眼，勃发着生机。她双手枕头，百无聊赖地闲看着被窗牖割下的一小块蓝天。蓝天上贴着几片淡得透明的云彩，反衬得天穹高渺难测。不知什么时候，一双紫燕飞进她的视野。她的心动了一下，十四岁，正是幻想驰骋，情窦初开的美妙年华。呢喃软语，比翼而飞的紫燕竟勾起她寂寞的愁意，淡淡的，那么撩人。

她深深地从肺腑里吁出一口闷气。

从开始懂事之日起，李师师心里就亘着一抹浓得化不开的阴影。她很不幸，从孩提时便落入了人皆不齿的风流窟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中。开封教坊[1]之盛，甲于天下，成千上万被生计所迫出卖肉体的女人，装点着北宋王朝腐败的太平和首都虚伪的繁华。师师是个弱女子，既陷窟中，便无力避开屈辱的命运，只能用她的美色，装点大宋王朝“升平”的冠冕。

师师有一颗好胜心。既然没有别的前途可供选择，她就要在同行姐妹中出类拔萃，做一个压倒侪类的“名妓”。当青春行将到来之前，她的心灵深处产生着微妙的变化。她不再漠视风流倜傥的翩翩公子，也不再轻忽自己姣好的容颜。近墨者黑，近朱者赤，她不再讨厌坊中姐妹的浪笑，和她们与嫖客淫邪的调情，甚至对姐妹们灯红酒绿，簪金衣翠的堕落生涯产生了羡慕妒嫉的情绪和跃跃欲试的心理。她还太小，暂时没有受到风流公子的青睐，李佬也没有让她接客的打算，她开始领略了万端无赖的惆怅之情。她怀着对未来的憧憬——虽然这憧憬还是一片模糊——开始有意识地塑造自己。

凭着聪慧和悟性，她很快地渗透了成为一个红妓所必须具备的一切真谛。如花容颜，袅娜腰肢，都不在话下，上帝把绝顶的痛苦和不幸加在她头上，却用无与伦比的美作为补偿，可以无愧可怍地当得起北宋时开封人对最美好事物的赞语——“韵”！除了造物之所赐，还当尽其人力。如何才能控驭男人的心，而不仅仅是取悦于他们，其间大有学问。好在身处烟花丛中，广有成年的姐妹们所创造的经验可资借鉴。这门学问的登峰造极者，是居于妇女社会两个极端的女人们——后妃嫔嫱和妓女。什么时候该热，什么时候该冷，什么时候该矜持，什么时候微笑，她都在伺候坊中姐妹和嫖客时点点滴滴的体会，积累，终于深契于心。要想名动京

师，更重要的是必须精通琴棋书画，有几分雅味儿，才能成为上等青楼女。混迹教坊的风流才子多的是，她耳濡目染，心追手摹，居然在短短两三年内诸艺俱精了。

囿于见识和地位，她只能有这样的追求。人，总生着一颗向上的心，如果可能，她何尝不想作一品夫人！现实是铁的，她不敢作非分之想。她渴望脱颖而出，而当她名动京华时，又将失去最可宝贵的一切了。

她叹口气，舒出胸中郁积的愁绪，而燕子连同轻云，又不知何时杳然而逝，只余下单调得板结了的蓝天，和空旷得令人心冷的寂寥。

师师坐了起来。楼上凝碧阁里，传来那位阔嘴姐姐逗人的浪笑。她不知道自己是在羡慕，还是厌恶，想把耳朵掩住，又下意识地留下一条缝，让那女人的笑声一直传到心底里。

笑声止了，她的心莫名其妙地空了起来，四下张望，似乎在寻找慰藉。忽然，她把眼光落在窗前那张琴上。也许，她已可称得上才女了，而古往今来，才女的幽思都与琴有着不解缘的。她下了床，在琴架面前坐了片刻，然后挥指控弦，将自己的追求、憧憬、希望和遐想，借如怨如诉的琴声泄出……

她抚着琴，思绪与旋律偕起偕落，叹气，流泪，进入了物我两忘的境界，以至李佬什么时候走进屋来，也毫不知道。琴韵从她的指尖徐徐溢出，在梁柱之间缭绕，深谙此道的李佬听得发呆，直到一曲终了，才回过神来。

师师绝伦的琴艺使李佬喜不自胜。手下姑娘们的技艺越是精湛，为自己创造的财富就越多。过去，她曾用卓越的色

艺和悲痛的苦泪为鸨母挣得了“金棺材”，现在，“媳妇”熬成了“婆婆”，理所当然地要用手下姑娘们的色艺和苦泪，挣回被别人掠去的“金棺材”。

诉尽郁积的情怀，师师尽兴了，用小指轻轻勾一下丝弦，撒下一串悠远的余韵，离开琴架，眼里兀自含着热泪。听见身后有人轻咳，她愕然回顾，见是“妈妈”李佬，连忙敛衽一拜，同时，展开个凄凉的笑意。

俗话说：“女大十八变”，一点也不假。李佬揉揉眼睛，象打量陌生人那样惊愕地上下审视她。因为手下姑娘众多，她无暇特别注意未花一文身价得来的李师师，不料她练出一手绝妙的琴艺，还出落得如此艳美了。

说李师师仪态万端，艳绝人寰是决不过分的。在李佬眼里，坊中的所有姐妹，和她曾寓目的姑娘都失去颜色。她的举止间虽还残存着几分稚气，但确已步入了生机焕发的少女时代。双颊铺上红霞，光艳照人；两眼流聆柔情，澄澈得有如两潭盈盈湍湍的秋水；粉白色薄纱衫子透出红色胸衣，胸衣下初荷般的乳峰仿佛在一夜之间隆了起来；鬓间不戴钗钿，脸上不施朱粉，腰肢婀娜，髻发披垂，越显得身材韶秀，亭亭玉立，一种天然的风韵，嫩蕊娇葩般惹人爱怜。

李佬顿改故态，把浓浓的笑意堆上眉峰：

“韵！师师，俺要是汉子呀……”

少女的心都象游丝一样敏感。言外之意使师师的脸蓦地红如巽血，娇羞地低下头。

李佬继续唠叨着：

“怪道哩！哪个姑娘不怀春呀。方才一曲，奏得老娘心酸，原来个中有无数情怀哪。师师，都怨俺。俺十四岁时已

接了多少客……”

师师把头埋在胸前，摆弄衣角，心狂跳不止。那个企盼已久，又使人害怕的时刻就要到来了吗？虽明知这一天必然要来，此刻却觉得来得太突然。李师师有些不知所措了。

果然，李佬进逼上来：

“你阿芳姐被郑大官人接去，可巧来个熟人，单单点阿芳陪侍，这不是难为人么？正愁没个可他心意的人儿，见了你，俺有救星了。师师，这客不俗，手笔又大，没奈何，换身衣服，好歹代你阿芳姐去对付对付吧。”

最后两句，象投枪一样刺伤了李师师。她愤怒，但不敢发作，方才收住热泪的眼眶里，又滚出两行伤恸的泪。在教坊里，李佬是至高无上的主宰，她的话就是不可更易的铁律。

她把重若千钧的头点了一点。

李师师是好胜的。她把自己打扮得美伦美奂。既然非去接待那位毫无所知的男人，就不愿意“好歹去对付对付”。她要一试身手，要检验一下自己是否真有勾魂摄魄的魅力。

她去了，去会那位人既“不俗”，“手笔又大”的阔少。以前，她陪着姐姐们去会见主顾，现在，她唱主角了。为了显示“身分”，李佬叫两个刚买回的小姑娘搀扶她——就象她从前搀扶姐姐们一样。

她还是个雏妓，没有自己接客的厅室和卧房。穿过一道月门，绕过长长的回廊，登上楼，来到阿芳的客厅前。阿芳艺名燕燕，是师师要好的女友。客人是点名要燕燕的，此去多少有点“为人作嫁”的委屈意味，但她被几乎所有美貌少女所共有的自信所控制，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！楼下是一块不

大的荷花池，池里碧莲盛开，清香飘来，令人心爽。客厅的窗户半启着，一眼就看见那位书生正背着手欣赏壁上欧阳询手书的条幅。从背影看来，他长得很挺拔，身材匀称，举止潇洒。大约是听见了她裙裾的窸窣声，他蓦地回过头，把深情的眼光向她投来。一瞬间，师师失去了勇气，害羞、惧怕，心叩通叩通地乱跳，恨不能转身逃去……

然而，师师并未逃走。她定了定神，带着无邪的天真，强烈的自信和轻率的幼稚跨进门去——这道门 是通往地狱和苦海的孔道。

她就这样毫无防范地跌了下去……

秋月春风等闲度

李师师成功了。她以她的色相和技艺征服了文明古都开封。男的、女的、穷的、富的、几乎所有的人无日不在谈论她，比谈论随时准备卷甲入侵的辽兵更有兴致。那些千金轻于一掷的豪右们无不想一睹芳容，片刻清谈，一局围棋，都会被当成至高无上的荣耀，作为向友朋们夸耀不已的谈资。甚至为了亲近芳泽，愿意毁弃家业为缠头的痴儿，也不在少数。

她成功了。异军突起，把开封所有的青楼女子打得落花流水，卷席败北。她以痛快淋漓的胜利，使醉生梦死的古都开封颠狂了。

然而，掀起狂热之风的李师师本人，却在一刻刻地冷静下来。

知识能校正人错误的追求，书本使她的视野突然极大地

开阔了。作一个红妓的桃色迷梦刚刚实现，又被冷峻的思考撕裂成碎片。

现在，师师有自己接客的厅室卧房了，而且陈设的典雅精致，能令五陵少年瞠目结舌。

客厅正中，端端正正地挂着一幅哲宗时期名画家赵令穰的《琵琶行图》横卷。赵令穰是宋王朝的宗室，平生足迹不出汴京开封和洛阳之间。尽管有人对他的见识寡陋不满，嘲笑其画“此必朝陵一番回”，但这幅《琵琶行图》确系精品，笔势朴拙而疏宕，枫叶荻花，流水孤舟，把一派瑟瑟秋意，表现得极有情致。特别是船上的两个人物，寥寥数笔，神态跃然纸上。白乐天拈须低首，似有无限惆怅；琵琶女抱琴低咽，更是悲怆凄楚。画面情景交融，达到了高度和谐的境界。

李师师喜欢这幅画，并非因为它的笔墨高逸，也非它的格调极雅，而是画中的主角——琵琶女的身世，引起了她强烈的共鸣。

这幅画是不久前才挂上墙头的。她严肃地思考人生，也是不久前才开始的。

“破瓜”后，她的确为自己的胜利陶醉了好几年。看见那些恃才傲物的名士，落拓不羁的狂生，累世簪缨的贵胄，权倾朝野的重臣，都纷纷拜倒在自己的裙裾之下，满足之情是难以名状的。她很任性，任性得有点象孩子，对他们颐指气使，而他们无不服服贴贴，这不是证明了自己确有勾魂摄魄的魅力么？

美，具备着所向披靡的锋锐。

那是一个月明星稀的秋夜，师师从翰林张学士家出来，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逶迤回城内镇安坊去。午饭后，她被张学士接去下棋，连胜三局，心中颇高兴，但她受不了张学士的酸气，拒绝了留宿的要求，乘着轿，沿汴河款款西行。月光如水，柳丝依依，凉风拂面，使人神清气爽。她索性把轿帘撩开，看河畔任意游冶的红男绿女，水中荡漾的笙歌画船。听惯城中喧嚣的师师，更觉郊野空旷喜人。看看到了虹桥，游人如织，仕女若云，已与闹市相差无几，使她兴味顿减。倒是河上的那座桥，重逗起她的兴味。桥面没有柱子支撑，皆用巨木虚架，饰以丹艧，宛如一道飞虹，故曰虹桥。过桥不远，柳稍上有一面酒旗伸出，借着月光，可看清上面写着“刘家酒庄”四字。师师正渴得紧，忙命停轿，在侍婢的陪同下进了酒庄，想讨一碗凉水。进了门，却见一位七旬老翁以古怪的眼神打量自己。她在心中暗笑：“行将就木的老朽，也动风月心肠么？”喝罢凉水，刚走到门边，听那老翁在后面喊道：

“姐姐，请留步。”

她惊诧回头，也打量老翁，只见他银须白髯，精神健旺，身后还侍立着好几个侍从，一望而知是个既有地位，又有学问的儒者。方才的不快一扫而空，她见了礼，笑问道：

“不知老丈何事见教？”

“姐姐大约是名动京华的李师师了”老人声音象暮钟，又响亮，又凄怆。

师师点了点头，问：

“敢问老丈大号？”

老人亮开嗓子一笑：

“师师会尽天下名士，当闻‘小晏’之名。”

听得“小晏”二字，师师油然生出敬意，不敢怠慢，拜

一拜，说：

“可是曾吟‘舞低杨柳楼心月，歌尽桃花扇影风’的叔原先生么？不料贱妾有幸，得识尊颜，惊喜之余，真有‘犹恐相逢在梦中’之感。”

“原来师师不俗。”叔原先生又大笑起来，“俺便是曾吟‘肠断山长水远诗’的晏几道。”

师师应邀入座，与晏几道尽兴畅谈。临别，邀他至镇安坊作客。

三天后，晏几道果真如约前往，并给她带来了这幅《琵琶行图》。

“师师，解得画中之意否？”

李师师对画打量了几眼，轻轻摇头。她以前只爱读晏殊、柳永等近乎香艳的诗词，对杜甫、白居易等人的作品从未寓目。

晏几道谅解地拈着雪白的长髯，眼光突然变得凄楚，沉重地说：

“俺以前认识一个姐妹，她也叫师师”。

“这么巧？”师师忽闪着荧黑的眼睛，问。

“是的，很巧。”他幽幽地说，每一个字都仿佛有千钧之重，“可惜，她已经死了。”

他的神色，声调，都使师师产生一种压抑感。她不能不同情那位与她同名的不幸者。

晏几道垂下眼皮，沉默下来，仿佛在追忆远逝的欢乐和痛苦，或者捕捉由此引伸出的联翩浮想。师师看着他，等待听不幸死去的同名者的故事，真有些急不可耐了。但是，她不敢催促，不敢惊动这位可敬的老人。

良久，晏几道才睁开眼睛，象是从深深的梦境中苏醒，一苍哑地咳了几声，说：

“杜牧之晚年，曾感叹早年之非：‘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幸名’，较之古人，我醒悟尤晚。师师，你也许读过我那些香艳之词，可见壮年时浪荡生涯。年少多情，人皆相同，富家公子，谁不出入青楼，追欢买笑，何况我生在宰相家，眠花宿柳，倚红搂翠，更无一日或缺。五十余年如弹指，如今是青春早逝，年华虚度，双鬓如雪，长夜深思，惚促此生，给社稷，给自己，留下的只是一片虚空。”

在征歌逐色的风流窟中，李师师还是第一次听到如此严肃的话题。她似乎理解，又似乎不甚了然。她从未进行过这样认真的思索。

“那是三十年前的旧事了。”晏几道忧郁地说，“我闻师师盛名，专程到洛阳去见她。古人说，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，不对，她正当豆蔻年华，生得玲珑姣好，艳绝人寰，又兼精研琴棋，诗画俱佳。我自信阅尽人间春色，谁知一见师师，竟生出‘除却巫山不是云’之感。她诸般俱好，只是太任性，太自信，等闲人物，入不得其眼，难免得罪些权贵。大有相逢恨晚之感，我留在仁和坊里，过了一段偎香暖玉的惬意日子。以后我追名逐利，或东或西，不得常聚，但每有闲暇，或往洛阳小驻，或将她接来开封，盘桓数日，益觉情意缠绵。春去秋来，十年过去了，师师在声色中渐失魅力。唉，‘以色事他人，能得几时好’啊！”

他顿住了，汍汍悲泪，欲下不下。

房中的气氛骤然冷下来，万籁无声，可以听得见彼此的心跳。

李师师正当青春年少，被眼前锦团绣簇般的生活弄得心迷神乱，从未思考过今后将有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她。她不是没有看见过曾风靡开封的红妓们一旦人老珠黄时，过着怎样凄惨的日子，但那与自己有什么关系呢？出则香车宝马，入则高厅广轩，食则玉盘珍馐，衣则红绫绿绡，相好的不乏风流才子，生活过得旖妮温馨……这就够了！今后？今后值得去想么？然而，师师此刻被晏几道的话打动，那一个与她同名者的命运，会不会是自己的前鉴呢？

她屏住呼吸，等待下面的故事，也许，还是个催人泪下的故事哩。

晏几道轻轻弹去不知何时涌出的两滴浑浊的老泪，悲恻地继续说道：

“又十年，师师已是半老徐娘，过去的相好风流云散，有的死了，有的去另逐新欢，真正是‘门前冷落鞍马稀’了。你知道，官场上的事儿，常常是翻云覆雨，情场上又何尝不如此！过去，她冷落过李太尉，可有张大师宠着，谁也奈何不得；如今色衰宠亦衰，谁还肯助她一臂之力呢？于是，过去的仇怨一齐报于眼前。俗谓‘宰相肚里能撑船’，似乎官居高位，便度量如海，其实不然，官宦们几人有宰相度量？他们睚眦必报，心狠手辣，连一个无助的青楼女子也不肯放过。开始不断上门欺凌，后来率性变着法儿，将她撵出教坊，流落街头。我得到信儿，赶到洛阳去寻她，才知道她早已吊死在一个破庙里了……”

他哽咽一下，再也说不下去。

啊！人世风云，竟这样变化莫测。一代红妓的归宿，只在荒山破庙间。李师师心里阵阵寒碜，禁不住也陪下几滴冰

凉的泪。她再次想：那一个师师的命运，会不会是自己的前兆？否则，为什么会与她同名呢？这种不祥之感控制着她，她不能不认真地思考今后，再不能漠视未来了。

“可惜，师师没有给我留下什么遗物，倒是当年为她填了一阙《生查子》小词，至今记忆犹新，可作对亡者之祭。”晏几道最后说。

“先生能否赐妾一读么？”

晏几道摇摇头，勉强一笑：

“再说吧。以后，当有求教之时。师师，倒是白乐天《琵琶行》一诗，值得一读。”

说完，他从袖里抽出手抄的一卷诗交给她，告辞而去。李师师目送着他，那佝偻的背影，油然生出一种悲凉的情绪。洛阳的师师死去了，这位名播天下的一代词宗，当年的风流才子，也变得这副模样。“人生如梦”，她记得素来景仰的东坡先生的这句词，而东坡先生亦于五年前做完了人生之梦，回到不可知的地方去了……那么，自己的归宿又在何处呢？

天黑了，她连晚饭也不想吃，剔亮银灯，展读白乐天《琵琶行》。

……

曲罢常教善才服
妆成每被秋娘妒
五陵年少争缠头
一曲红绡不知数
钿头银篦击节碎
血色罗裙翻酒污

这不是自己眼下景况的写照吗？写得多么逼真，多么痛快淋漓！

今年欢笑复明年
秋月春风等闲度

警语。每一个字都是对自己的警告。她身不由己地颤栗起来。

弟走从军阿姨死
暮去朝来颜色故
门前冷落车马稀
老大嫁作商人妇
……

琵琶女、洛阳的师师，也许，所有沦为烟花女子的都难逃同一的命运吧？晏几道的故事，白乐天的诗，怕也是道破了生活的铁律。

温柔梦被彻底敲残。她捧着诗卷，涔涔然淌下泪行。

命运为什么这么不公道？

李师师是汴京人，父名王寅，系开封东二厢永庆坊的染匠。当她呱呱落地时，母亲即感疾去世，父亲茹苦含辛，以豆浆代乳汁，才勉强让她活了下来。

汴京开封有一个古老的风俗，生下儿女，父母喜爱，必将其舍身寺庙，作佛门弟子。王寅与亡妻感情极深，因母及女，对师师自然分外珍爱。加上她生得秀美，从不啼哭，所以王寅视之若掌上明珠，在她蹒跚学步时，舍身于城内的宝光寺。寺中老僧看她在父亲怀中甜蜜蜜地笑个不住，心中一动，叹道：

“此乃清静无为之地，你来作甚？”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